

# 林風眠的繪畫世界

● 陳運通 (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

## 喜藝術結識林大師

藝術怡人悅性，美化心靈，予人恬淡閒適的柔和之感。我的先祖父及先父均係清代秀才，喜好藝術。我現任退警總會書畫會副會長、全國書畫展評審委員及藝術協會榮譽會長。由於雅好藝術，得有機緣結識近代畫壇大師級人物林風眠，林大師來台展畫，我曾接待及協助，親炙林大師的風範和芝儀，接觸愈多，愈覺仰之彌高，景慕良深。

林風眠(一九〇〇—一九九一)，為近代畫壇大師，中國水墨畫改革的先驅，藝術成就非凡，在近代畫壇僅少數人，如徐悲鴻、劉海粟等可並駕齊驅。

林風眠於父親續弦後，自己改名為紹群，留法歸國後改名鳳鳴、蜂鳴，一九二

四年後定名為林風眠。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廿二日生於廣東梅縣西陽堡白宮市閣公嶺(村)，家境清貧，祖父是平凡的刻石匠，小時候跟在祖父身邊充助手，幫祖父在石頭上勾畫圖樣，並告誡他不要去讀書做官，要運用自己的雙手掙飯吃。又要他少穿鞋子，說是光腳板走路，腳下磨出功夫，什麼路都可以走。這些話，深印在他的腦海裡，成了他日後奮鬥的精神源泉。

## 考取勤工儉學赴法

由於貧窮，生活無着，在他七歲時，母親被賣走，從此母子分離，終生未再見面。一九一四年，十五歲的林風眠以高小畢業的學歷，越級考上廣東省立梅州中學，在校受圖畫老師梁伯聰的指點，藝術潛力啟動，繪畫成績突出。一九一九年赴上

海參加勤工儉學留法考試，獲得錄取，旋即赴法，於是年一月廿八日抵馬賽，先入吉曼因學院(College De Saint Germain en Laye)。繼進芳亭婁學院(College Carnot Fontainebleau)補習法語和西洋素描，翌年進入巴黎第戎美術學院專攻西洋畫，九月進入卡孟(Cornon)工作室見習。

第戎美術院院長同情和器重有才華而生活貧寒的學生。有一回，他看到林風眠的畫，非常贊賞，主動介紹林風眠進巴黎高級美術學院學習深造。從此，林風眠在當時法國著名油畫家哥羅孟門的畫室裡專門學習研究。那時，在巴黎留學的中國留學生，都以自己的作品被選入秋季紗龍得到展出為無上光榮。林風眠當時也不例外，他有兩幅作品於一九二二年入選展出：一幅『生之欲望』，一幅『摸索』。

一九二三年，林風眠在巴黎邂逅德籍奧地利裔的女郎艾麗·范羅莎(Elise Von Roda)，兩人戀愛成熟，在巴黎結婚，翌年秋，范羅莎夫人生子，不幸感染產褥熱去世，兩個月後，子亦夭折，林風眠傷心欲絕。

### 展國畫結識徐悲鴻

一九二四年五月，林風眠與留法同學組織「霍普斯會」，後來改為「海外藝術運動社」，於是年五月廿一日在萊茵河宮舉辦「中國古代與現代藝術展覽」，這次

中國畫展，由留學生組成「留歐中國美術展覽籌備委員會」，林風眠為籌備委員之一。

當時，還有一位畫壇大師也在巴黎習畫，他就是畫馬名家徐悲鴻，徐悲鴻師事法國畫家達仰教授，林風眠的老師則是柯羅蒙教授，海外相逢，自然結下深厚的友誼。徐悲鴻也是這次畫展的籌備委員，林、徐兩人和其他留歐學藝術的中國學生都有作品參展，名教育家蔡元培看後大為欣賞，不但為展品圖錄寫了序言，還親自參加了展覽會揭幕式和招待會，並就這次展覽發表了「學術上的調和與民族的調和」一文抒感。這次展覽盛況空前，巴黎各大

報，幾無不登載其事，史太師埠城內之德、法各報，則無不連日滿紙，極口讚揚，有的報紙還對展品進行了一番評論，其中有一篇評道：「新畫中殊多傑作，如林風眠、徐悲鴻、劉既漂、黃君璧、王代之、曾以魯諸君，皆有極優之作品。雕刻則有吳待、李淑良諸君之作品，尤以林風眠君之畫最多一共四十二幅，而且極富創造價值。」(引自朱樸『林風眠先生年譜』)

林、徐的作品水平在諸多展品中名列榜首，「不獨中國人士望而重之，即外國美術批評家亦稱讚不已。」

### 迎林校長引發誤會

一九二六年春，林風眠學成回國，同時歸國的還有徐悲鴻，兩人共搭一船，在船上交換習畫心得，各自表達自己對中國畫及西洋畫的看法，交談甚歡，友誼亦更進一層。在船上，林風眠還請徐悲鴻幫他介紹工作，徐也滿口答應，不料船靠上海黃浦碼頭時，有人打着小旗來接林風眠，上寫「歡迎林校長」，因此林、徐之間鬧了一場誤會，幾乎毀了友情。

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林風眠回國前，北京國立藝術專門學校剛鬧過一場學潮

，新世代校長陳延齡，想去掉「代」字，當名正言順的校長，在王代之的說合下，向當時的教育總長易培基建議聘遠在法國，他認為一時回不了國的林風眠當校長。誰知任命下達時，正是林風眠回國之日，但他沒有接到任命書，對陳延齡等人搞的「把戲」事先也一無所知。所以在船上向徐悲鴻提出了幫忙介紹工作的一番話，鬧了一個小小的誤會。事後，徐悲鴻了解到此事的真相，也就頓釋前嫌。但以後各忙各的，來往不多。以至於美術界誤會以為「文人相輕」之陋習影響兩人之交情，其實不是這麼回事。

林風眠遂即經由蔡元培介紹，正式出任國立北京藝術專校長、教授兼教務長和西畫部主任，真的取代了陳延齡。當時，他年僅廿七歲，十月發表「東西藝術之前途」一文，力排眾議，邀請自學成功的畫家齊白石登上講台，並設置人體模特兒素描課，此舉遭衛道者誣告。一九二七年八月，奉軍張作霖接管北京藝專，林風眠被解職，次年，任中華民國大學院國立藝術學院首任院長兼教授，發起組織「藝術運動社」，一九二九年，藝術運動社在上海舉辦首屆美展，林風眠參展水墨畫十九幅。

翌年，應日本文部省之邀，赴日考察高等藝術教育，探知日本侵華野心，心懷惴惴。一九三六年出版著述「藝術叢論」一書。不久，接任杭州藝術專校長。

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淞滬吃緊，林風眠率杭州藝術專師生兩百多人向內地撤退至沅陵與北平藝術專合併，稱為國立藝術專。他留在上海家中的作品，戰爭中遭日軍焚毀。一九三九年他轉赴重慶，出任國民政府軍政部設計委員，負責製作抗日宣傳畫。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他重回國立藝術專任西畫教授，並自設「林風眠教室」，培植了大量的藝術人才。

### 陷共後被關入黑牢

一九四九年，中共佔據大陸，共軍進入杭州後，林風眠被解聘，派往鄉下農村寫生，因提及「義大利文藝復興大師」被批鬥，劃為右派，妻女離他而去；「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受到紅衛兵衝擊，他不停被揪鬥和批判，白天抓去勞動，晚上又受監視，他一怒之下，把自己前半生作品通通浸在溶缸中搗成紙漿，倒在抽水馬桶裏把它沖走，以後又坐牢七年等等折磨，使他心中留下極大的創傷。

一九七二年，七十四歲的林風眠由黑牢獲釋，名為「教育釋放」，交由上海「中國畫院」領導管訓。翌年，中共發起「批黑畫」運動，林風眠又成「黑畫家」遭激烈批鬥，直到一九七七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他請求出國探親，由葉劍英批准，轉上海執行，畫作全留中國畫院保管，於是年十月廿六日隻身抵達香港。一九七八年，年近八十的他飛往巴西，見到分離廿多年的妻子，法籍的艾麗絲夫人(Silvia)，女兒、女婿和從未見過面的外孫，其妻於一九八二年病逝巴黎。

離開大陸至港，林風眠十多年的晚年生活是愉快的，身邊有尊敬他和喜愛藝術的朋友。還有和他情逾骨肉的女婿馮葉照料生活。在港時期，曾多次至日本及台灣展覽，他首次在台北開畫展是一九八九年十月，他由港來台，參加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之「林風眠九十回顧展」鄉親葉振祥及筆者等人曾赴中正機場迎接，聯合報名記者陳長華也到機場採訪。林風眠溫文儒雅，笑臉迎人，和悅敦厚的風範，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次來台的林風眠，除於十月五日，主持開幕儀式外，並拜訪了張學良、陳立

夫、杭立武、黃少谷、鄭彥棻等人。他第二次來台，領取國家文藝獎（特別貢獻獎），時在一九九一年三月，適逢我赴美訪問及探親而未能再度聆教，引以為憾！

二〇〇〇年七月十四日至八月二十八日，離林風眠去世已九年餘，由台北國父紀念館與民生報主辦，馮葉總策劃，在該館舉行「林風眠百歲紀念畫展」我以先睹為快的心情，搶先前往欣賞，也吸引了很多愛好民眾前往參觀，大家對他的畫作，有極高的評價，公認是不可多得的一次國寶級畫展。

配合這次的百歲展，追隨大師三十五年之久的義女馮葉小姐在國父紀念館中山講堂，舉辦專題演講，詳述林大師平日教學態度和創作的奮鬥歷程，如數家珍，渾然忘我，聽者津津有味，獲益良多。

對中國藝壇而言，林風眠一生的卓越成就，除以藝術理念感召後進外。最直接的是表現於他的繪畫成就。油畫具有濃郁的中國風韻。在後印象派、野獸派等藝術西潮沐浴之後，他選擇以純粹的色調明度為作品寫下生命，從國畫的養分中返汲，提煉出白描的線條為畫面勾出靈魂。他所畫的仕女圖，用鮮明的色彩煥發嬌然丰姿

，以線條襯托出飄逸詩情，無論如鐘盤坐、或倚身執扇，或攬鏡梳妝，均如拂晚風習習，散發寧靜與超逸的情調。

林風眠有段時間，經常出入戲院，潛心於描繪戲劇人物，而其色彩線條也與畫面中的粉墨人生獲得相互輝映。他堅持傳統與現代開通交流，相輔相益的態度，使國畫有新的面貌。

一九二八年任國立藝術院院長期間，林大師雄心勃勃，敦請林文錚、吳大羽、潘天壽、李苦禪、劉開渠等任教授，調和中西藝術，創造時代藝術，培養學生，人才輩出。趙無極、李可染、胡一川、艾青、王朝聞、董希文、羅工柳、吳冠中等藝壇英才均是出自他那一時期的高足。

此次林風眠的百歲畫展，集各界收藏

，可分為「仕女」、「風景」、「人物、戲曲」及「花鳥靜物」等四大類。筆法熟練，線條美觀，其各種不同類別，均能充分發揮繪畫的功能，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細細欣賞，慢慢品味，深深的感受一代藝術大師的偉大成就。

睡不醒、安然溢逝，高壽九十有二。他病在醫院的最後日子裏，仍然保持他一貫的樂觀、頑強的性格，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生命力。在呼吸極為困難，說不出話來的情況下，他用顫抖的手在紙上寫着「回家」、「順其自然」、「我像在被火燒」的句子；友人來探訪，他在本來神情痛苦的臉上擠出一絲笑容來，甚至向一位小輩扮鬼臉。

林風眠於來台領取「文藝特別貢獻獎」時偶得感冒，返港併發肺氣腫，一直臥病，一九九一年八月中旬進入香港港安醫院，原只是腹瀉，但因患有心臟病，入院後又染上感冒併發肺炎，病情迅速惡化，立即被送入隔離深切病房，由兩位專科醫生會診治療，但因年高體弱，儀器和藥物只能幫助他維持了廿多天的生命，終於一

在他撒手西歸的那天，病房內照料他的幾位護士小姐都哭了，其中一位哭着說：「阿伯昨天還和我笑，我沒見過病人病得像他這樣辛苦還會笑的。」她們只叫他「阿伯」，卻不知躺在病榻上的是中國畫壇上的一代宗師。

# 中外雜誌社稿約

- 一、本社園地公開，歡迎名人傳記、軼聞趣談、真實傳奇、中外古今、現代史話、回憶與隨想、醫學新話、科技新知等作品。
- 二、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附照片插圖尤佳。
- 三、有關外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一律請加註原文。
- 四、來稿以白話文為限，對中外名人傳記，以近代現代人物為主，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除特約稿件外，請勿超過五千字（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 五、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凡經由作者委請本社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本社交由「聖文書局」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
- 六、本社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本社編輯委員會及作者本人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者，當依法追究。
- 七、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本社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為精益求精，必要時將予刪改，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請自行影印留底），來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